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一至三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叢書要

北夢瑣言目錄

卷一

宣宗稱進士

李太尉英俊

鄭光免稅

再興釋教

鄭氏女盧墓

日本國王子墓

駮杜預

李太尉抑白少傅

牛僧孺奇士

令狐滈預拔文解



劉三復記三生事 禿角犀

魏文貞公笏

卷二

皮日休獻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駱山人告王庭湊

授任致寇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  
開海附

放孤寒三人及第

科松蔭  
花事附

文宗重王起

卷三

盧肇為進士狀元

戲改畢誠相名

段相踏金蓮

夏侯  
相附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李光顏太師選佳婿

王文公又手睡

司空  
附

河中錢劉相瞻

李氏瑞槐

趙令公  
襦橐  
附

高太尉汝禮佛僧

王中令鐸拒黃巢

路侍中巾裹

李勲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鄭愚尚書錦半臂

韋宙相足穀翁

李當尚書竹籠

崔珏子附

吳行魯溫瀟器

厲圖南附

崔侍中省刑獄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杜審權相斥馮涓

不肖子三變

薛保遜輕薄

陳會螳螂賦

劉僕射荔枝圖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卷四

趙令公紅拂子

薛氏子具軍儀

孫偓相通簡

柳玭大夫賞年磨

孫揆尚書鋸解

劉知俊附

崔允相腋文

諸重德好尚

畢舅知分

蜀楊會附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妖人為稱陳帝師

哭麻劉舍人事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陸扆相六月及第

盧光啟附

吳融侍郎文筆

破天荒解

成令公為蛇繞身

張濬相破賊

薛澄州弄笏

羅九  
臯附

西嶽神覽張簾

柳婢譏蓋巨源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祖系圖進士榜

溫李齊名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

末山尼盧  
氏女附

崔禹昌不識牛

張曜戲杜荀鶴

卷五

令狐公密狀

木圓  
頭附

李遠譏曹唐

中書蕃人事

徐相譏成中令

韋尚書鑿廬相

薛逢賞王助

陳陶癖書

陽朔山水

淮浙解紛詔

吳融天幸

沈蔣人物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薛少師拒中外事

楊晟義母

安師  
建附

成令公和州載

韋太尉伐西川

章魯封不幸

裴氏再行

歸登  
書附

閉門避蠻

王先  
主附

高太尉機詐

張道古題墓

叙巢居子

羅袞不就西川辟

李頻  
黃  
匪躬附

高測啟事

韓昭  
附

符載侯翹歸隱

趙蕤  
附

卷六

吳湘事

劉漢  
宏附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雙峯禪師文  
如海道士附

韋氏女配劉謙事 田布尚書傳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同昌公主事

侯昌業表

李常侍遇道術

陸相公勸酒事

朱進士酒狂東  
臯子劉虛白附

裴鄭立襄王事

田軍容檄韋太尉

朱李驟進

李羣玉輕薄事

韋沆李  
璩附

以歌詞自娛

蜀相韋莊晉  
相和凝附

劉蛻奏令狐相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顏給事墓銘

李磎行狀

梁補闕附

白太傅墓誌

盧鄭二  
相附

內官改創職事

竇給事附

羅顧升降

方干

李琪書樹葉

杜荀鶴入翰林

平曾賈島

樂工關小紅

石濲附

孫內子

蕭惟香附

卷七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鄭綮相詩

李程附

來鵬詩

沈光楊敬之附

李學士賦讖

劉昌美勾偉附

盧詩三遇

李浣行文卷

皮日休莊布附

鄭準集軍書

鄭準譏陳詠

王超牋奏

石欽若許存附

李商隱草進劍表

蜀庾傳昌顧雲附

高崇文相國詠雪

洞庭湖詩

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高蟾以詩策名

胡曾羅隱附

韋杜氣槩

李頻附

梁震無祿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曹相夢剃度

元德感

劉道濟幽窓夢

卷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孫僕射醉酒

裴迪  
附

三朝士以名取戲

張仁龜陰責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侯詠忤豆盧相

盧沆遇宣宗私行

賈島  
附

顧非熊再生

張曙起小悼

張褐尚書無忌諱

荆十三娘義俠事

李當尚書亡女魂

卷九

孟宏微躁妄

楊收相報楊元价

劉山甫題天王

韋宰相功德驗陳微附

刺血寫經僧

成令公擲杯琰事

白蓮女惑蘇昌遠

柳鵬舉誘五絃妓

雲芳子魂事李茵

芻靈祟

高燕公神筆

魚元機

徐月英附

李氏女

馮藻慕名

李涪尚書改切韻

穆李非命

王給事剛鯁

裴楊操尚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張興師決門僧

卷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

僧鸞  
附

張翹輕傲

李堅白蔣  
昭恭附

劉李愚甥

李鵬遇桑道茂

孔侍郎借油衣

前賢戲調

京兆府鷗挽鈴

天帝召暴客

新趙意醫

療疑病

非意致禍

崔樞食龍子

薛準陰誅

崔雍食子肉

李沼蘇  
循附

王迪車輶事

杜孺休種青蓮花

嚴軍容貓犬怪

竇家酒炙地

李昌符詠婢僕

鍾大夫知命丹效

卷十一

張直方譽裴休

韓侍郎紙裏鷄子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程賀為崔亞持服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夏侯相以術而殂

張金吾威勢取術

蔡畋虛誕

何法成附

申屠別駕術禍

宗小子藥妖

李璧尚書戮律僧

崔元亮降雲鶴

趙駕仙梁成儀附

關三郎入關

希慕求進

垂血淚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卷十二

盧藩神俊

楊收不學仙

張氏子數壁魚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楊寅疑相術

李易附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柳氏子幘頭腳

許承傑李思益附

鐵補闕貞澹

張林多戲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王潛司徒燒紙錢

秦威儀附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張環為靈廟草奏

灌水神正直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氏嚴氏附唐

鼠狼智

卷十三

草賊號令公

王重榮逐兩帥

鄭文公報恩

韓簡聽書

李茂  
貞附

孟方立陳桑梓禮

附羅虬

雷電救王鎔

李全忠蘆生三節

張建章泛海遇仙

卷十四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三鎮擁兵殺二相

儒將成敗

外藩從事於東一作本省上事

韓建始終

孔緯惜鹽鐵印

神告羅宏信子紹  
威附

燕王劉仁恭異夢

卷十五

披褐至殿門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韓建賣李巨川

天子賜勲臣詩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昭宗遇弑

請殺德王

謀害衣冠

誣何太后

為堂叔母侍疾

秦宗權訴不及

李摩雲擲鉢從事

卷十六

以酒致禍

蜀使洪飲

朱瑾殺兄

馬景設詐

朱延壽妻王烈女

木星入斗

木中異文

薛貽矩畫讚

春磨寨

梁祖脫難

梁祖夢丁會

殿棟折墜

梁祖圍棗強事

仇殷召課

卷十七

梁祖為僕保

梁祖張夫人

朱邪先代

親王拜蕃侯

李習吉溺黃河

周式抗梁祖

宦官陰謀

晉王上源驛遇難

劉鄆忠于舊主

駿昭宗謚號

晉世子入觀賜鷓鴣酒器

鄴王偷江東詩

魏博衙軍

縛驢戴旗

卷十八

楊千郎

娘子能語

明宗不伐

明宗獨見

莊宗諸弟遇害

劉皇后笞父

明宗誅諸兒

韓伊二妃

夏夫  
人附

無官酬勲

明宗命相

明宗睿相

明宗惡貪吏

誅不孝

安重誨枉殺任園

卷十九

玉界尺

周元豹

老益貪

解元龜進詩

擊碎舍利

崔協對歌

降龍大師

魚目為舍利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戲蕭希甫

明宗獎馮道

明宗戒秦王

詆諧所累

明宗不樂進馬

張度  
劉附

康澄章疏

明宗諷孟鵠

戮丁延徽

卷二十

見馬撫髀

受賂曲法

因事納諫

秦王輕佻

沈徽曲江吟

溫頤附

姜誌認父

王氏子知前生

舒溥三斤三遇

于何博士

高諷附

韋翼延鈍

周仁矩附

中令忍欲

王彥章附

何見鬼

孫卯齋

馮見鬼

休公真率

臣等謹按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撰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十國春秋作貴平人

而自題乃稱富春攷光憲自序言生自岷峨  
則當為蜀人其曰富春蓋舉郡望也仕唐為  
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為從事以文學  
知名後勸高繼沖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  
黃州刺史以終舊以為五代人者誤也所著  
有荊臺集橘齋集玩筆備集鞏湖編玩蠶書  
續通厯紀事等部皆久亡惟是書獨傳於後  
以左傳有田於江南之夢而荊州在江北故

以命名所載皆唐及五代時士大夫逸事每條多載某人所說以示徵信雖詮次微傷叢碎實可資史家攷證之助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采掇尤多明商濬刻入稗海中而所據本脫誤特甚今所傳乃元時華亭孫道明所藏則猶宋時陝西刊本之舊也乾隆四十一

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 陸 費 埤



北夢瑣言原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寥無聞朝野遺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峨官於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玭少尹多話秦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渚宮見元澄中允款狎笑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二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事未敢狐信三復叅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

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筐篋爰因公退咸取編連先以唐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乂傳有畋於江南之夢鄙從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雖非經緯之作庶勉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管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誚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萬一千二百六十二

子部

北夢瑣言卷一

宋 孫光憲 撰

宣宗稱進士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鬪雞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

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李太尉英俊

太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

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鄴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每於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葆光子同寮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寮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

宰定稅求祈不暇國舅尚爾庶寮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

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  
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  
者生於天竺去波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  
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  
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  
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  
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元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墓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圍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懼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願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葆

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  
者姓鄧能募其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  
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始一作進之

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  
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募何不獻效而  
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鋌獲免良可笑也

駁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

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  
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  
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  
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  
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  
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  
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婉章有所未一  
文多不載又睹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

陳工部義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  
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或一作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  
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  
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  
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  
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

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相器識者於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  
單貧力學有倜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  
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聳  
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  
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秦  
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賜謚後白敏中入  
相乃奏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

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功勲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不罹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滈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滈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日前送納豈可父身尚

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  
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葆  
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  
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閹宦殊不似德  
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持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巖  
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  
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

思時中

一作王

人賚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

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

一作構

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

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

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

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

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

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繞確之地必為緩轡有轍

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士大夫美之見唐語林

禿角犀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厯遺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悰曰公以碩大敦厖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

多不錄時人號為禿角犀凡莅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己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暮右補闕委舍人善為

之詞又問暮曰卿家有何圖書暮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舊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三

子部

北夢瑣言卷二

宋 紹光憲 撰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  
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  
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  
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賤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  
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

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又云蓋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及楊墨踪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先生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業文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未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

楊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寇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附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子滬不解而第為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疏之宣宗優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寃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

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弱臣非美酒  
美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诮于人或云  
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  
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  
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  
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  
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閣  
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

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絢畢竟無成有  
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  
即知絢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  
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  
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  
厯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

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墅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

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  
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致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  
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南蠻六  
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  
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  
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

趾辱懦者鬪則退武者兵益黷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  
玉刮得齊民瘡分為猛士祿雄雄許昌師忠武冠其族  
去為萬騎風住為一川肉時有踐卒回千門萬戶哭哀  
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鏃念此  
堪淚流悠悠潁川綠吟此詩有以見一作知失於授任為  
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

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  
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  
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  
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  
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葆光子嘗聞閩王王  
審知患海畔石碍為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胥也  
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  
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

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  
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為天  
威路寶神功也

放狐寒三人及第

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一作負

者公乘億

賦詩三

一作二

百首人多書于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

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聾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  
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

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

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

一作田

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食粒粒皆辛苦又云二  
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

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  
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葆  
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舉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為蔭  
花因譏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

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達官牡丹宴欄中有兩松  
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侯席上於愚有德色默  
不敢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數厯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  
之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於便殿師  
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厯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  
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

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馬于時識者  
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為短也侏

光子曰士人之家唯恥

一作恐

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園

鬻蔬未有祿代耕豈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苦不迨晨

昏今之世祿噲薄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其狗一似少

歎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  
身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不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四

子部

止夢瑣言卷三

宋 童光憲 撰

盧肇為進士狀元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

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畢誠相名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蹉跎之子請改為誠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

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交集也

段相踏金蓮

夏侯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食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閑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

偶伶傳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  
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  
而後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一作惟性長厚未習參謁始

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  
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於烏巾上  
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

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貉卻固不能為人  
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諸柳與導行卷  
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  
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于心又  
觀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  
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杜邠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

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  
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  
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諸宮寄寓貧  
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  
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莅方鎮不理獄訟在鳳  
翔洎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殍踣人有從劙門  
拾得裏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

心哉

未嘗薦賢時號充角犀

李光顏太師選佳婿

李太師光顏以大勲康國品位穹崇愛女未聘幕僚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語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冀太師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僚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一作君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乎某已選得一佳婿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勲懷弓藏之慮武

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侯景  
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姻戚常語之

王文公又手睡

司空圖附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  
慮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鉢飪麪不過十八片曾典絳州  
于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  
不訪親知閭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  
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

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  
有鄙薄者號為司徒空鄉琊知有此說因召一榜人開  
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  
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舊相盧公  
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  
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錢劉相贍

唐相國劉公贍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

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榮陽竒之勉以進脩俾  
前驛換麻衣執贊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厯臺省瞻相  
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饋粥不  
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  
几致仕劉軍容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  
濟恤又知其連州一作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  
能為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  
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

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  
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  
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王屋匡一上人細話之

李氏瑞槐

趙令公  
橘東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  
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  
登宰執唯福一人厯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  
瑩家庭有襦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

鄰里間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  
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  
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  
前言果效矣一作也 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

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棗異常豈  
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

隴西事得

於李載仁大夫天水事得  
於長陽宰康張甚詳悉也

高太尉沒禮佛僧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  
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  
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斥逐召將吏而  
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  
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  
髡小髡據此寺為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  
中處士

王道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于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勲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

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

有詩其要云勅

一作詔

已聞來闕下檄書猶未遍軍前

亦志在其中也

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百萬都統上表先陳犯闕之意其詞云儻便歸降必有

陞獎朝  
廷恥笑

### 路侍中巾襄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為比善巾襄蜀人見必效之

後乃翦紗巾之腳以異於衆也間巷有袴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鬻豚之肆見僧死著屠者一作生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今播於倡樓也

李勲尚書發憤

趙觀文附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勲尚書先

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  
進脩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  
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  
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  
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閑居恐妨  
令子脩進爾後果策名第數歷清顯出為鄆州節度也

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詳近代進士  
趙觀文桂州小軍杜狀元及第乃才舉也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歛歷清顯聲稱烜一作赫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

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遇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

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贊

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

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授

使一作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

也或曰榮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益杜征南蛇吐之

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穢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籠

崔珏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  
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  
止間巷苦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篾籠名其尤者  
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  
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  
老夫一作安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  
息各務戢斂也 崔珏侍御家寄荊州二子兇惡節度  
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瀲器

厲圖南附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翼翼每夜溫瀲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為洗足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某亦有之執廝僕之後乃脫屨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為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為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厯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除西川制云為命代

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譏之也 厥圖南為西川副使  
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圖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  
不能翦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  
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為成都少尹  
常出輕言為行魯酖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  
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恤惻

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臚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宅使堂前美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

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

不審是隱者為復是漁師莫曉

其端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倪也

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

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中重於喪祭劉氏先

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

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紊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

本報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喻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擢羅國  
起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  
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  
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牘奏任之戒令勿泄  
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  
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榮陽  
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  
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

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  
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置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  
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  
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  
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  
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

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為  
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  
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  
號為浮薄相國夏侯攷一作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  
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  
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閨薛監

知而大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  
不代夏侯敘一作公出鎮魏相暮登庸方有徵拜而歿於  
郡愚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錢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  
見數物象人詰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  
呼天之生民為此輩笞撻又觀優云緋胡折宰一作推宰莽  
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虔  
灌罷夔州以其為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郵亭迴  
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

乎  
澧州老軍將周藹  
舊曾服事備言之

陳會螳螂賦

蜀之士子莫不酷酒慕相如滌器之風也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為業為不埽街官吏駁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許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餕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齋致郎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拒之後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子

壻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

賈一作馬 鯀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

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禹

效吳隱之為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顚俟濡救但畫荔枝

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諸官家人

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  
標質堂堂不為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  
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  
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為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  
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  
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  
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

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  
主而求際會蓋為天水拒棄竟為梁相也



北夢瑣言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六

四至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

叢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子部

北夢瑣言卷四

宋 孫光憲 撰

趙令公紅拂子

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勳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  
後垂鏡以整冠櫛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允出鎮  
湖南由峴首趙令逢迎開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  
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瞿但有顰蹙豈可笞  
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

曰此尤不可也陪察免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遜之遽尸其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甸宜乎

薛氏子具軍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龐官乞與真拋卻賴有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龐官也鎮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橐鞬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八座曰俾渠消災

時人以為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偓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為之後謫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戚每對客座而廝僕輩紛詬歐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撓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輶至

蜀詣杜光庭先生受錄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達瞿穀水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玭大夫賞年磨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東川庭參具橐鞬元戎顧相彥朗堅卻之亞台曰朝廷

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  
由渝州有牟磨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  
執所業謁見亞台獎飾甚勤甥姪從行以為牟子卷軸  
不消見遇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倔起斯乃押衙之子  
獨能慕善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  
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揆尚書鋸解

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圍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為都統華帥韓建

為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  
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為繡州  
牧孫尚書為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  
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  
謂曰死狗猪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  
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  
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  
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

受戮日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帥

何勇怯之不侔也

孫揆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唯時俊乃

烈士  
也

崔胤相腋文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為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姪娘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

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縕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眉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餚頭以為珍美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餚頭也杜幽公

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鬪牛雖各有所美  
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穀堆不亦遠乎

畢舅知分

蜀楊會附

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

伍伯即今號雜職行

枝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後為除一官累遭致意竟不承命

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  
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  
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

享六十緝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一作良吏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一作子家供待而博

一作簿一虛名長馬乎雖强假軍職除授檢校官竟不舍縣役亦卑舅之次也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楊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宏農甚思一見而潁川輒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方遂披揖弘農曰嚮風久矣幸獲祇奉敢以將來祿算為請勿迓造次潁川呼人為卿乃謂州牧曰卿三為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渝其言

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恨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歿  
於是邦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為愚  
話之

妖人為稱陳帝師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為  
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  
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勦羅元果以打毬爭三  
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旄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

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會

彌勒北

中金剛禪也

窺此聲勢乃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

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

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

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供承間而真陳僕射亦連

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川俾隱而誅之識

者曰陳帝師一作僕射由閻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

始為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相磯高才奧學冠絕羣彥為朋黨所排洎登巖廊似涉由徑雖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為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彭城子何所逃刑時以為然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唐蔡京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  
宅市賈八座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備  
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八座俄而即席約令勿起二  
顧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  
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黃寇犯  
闕顧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  
弟往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  
大事皆諮詢焉顧相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陸扆相六月及第

盧光啟附

唐陸相扆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在于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林署月苦於蒸溽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天榜以其進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及威乃三人也  
盧相光啟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周謹進取多塗初舉子一卷即進取諸事皆此類

也策名後數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  
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  
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  
請謁號曰精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為  
張相一作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  
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  
俊邁亦有族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  
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  
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  
不著功未聞懼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  
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懼  
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  
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  
止魯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  
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  
圖常脩乃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闈即衙  
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  
上醫甌戲老校曰要校一作拔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  
曰此亦校一作拔卒為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脩妹  
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公為蛇繞身

唐荊州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為節度使張瓚謀害之遂率本部奔於秭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殞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口訓練士卒沿流而鎮渚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  
初姓郭後歸本姓

凡有闕政賴其規贊自賀隱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騁辯  
陵人又多矜伐為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  
多不遜又元子微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後幕  
僚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濬相破賊

唐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相國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  
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  
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

賊回顧乃是此道士一作人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適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厯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

羅九臯附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

一門生辭歸鄉里臨歧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臯巾裹步履有似裴條郎中大駝遙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

西嶽神斃張簾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簞亦輕易道教因脫袈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須臾精神恍忽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殛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

開石函  
為冥官

所錄李真  
見宣室志  
李載仁郎中目睹為愚話之

柳婢譏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郢一作賢 鎮郪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

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一作大郡 宅在苦

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窓柳婢在侍通衢有鸞綾羅者從窓下過召婢就宅蓋公於束繡內選擇邊幅舒卷操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輿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為柳

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太夫唱和

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聞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亞台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

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  
亞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臆豐備欽禮彌  
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悉為和之睹其清儉  
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而致節察蓋  
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圖進士榜

禪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  
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

人良可怪也唐進士宇文翹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  
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  
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曰有氣焰能為人致登  
第翹嫁一作婢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  
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爇神  
極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  
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  
譏之竇光子嘗試一僧備詣謬妄一旦擁徒說法自言

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系乎是則宇文翹登科後人何以知之悲夫

溫李齊名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名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

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  
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  
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  
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  
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  
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  
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  
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

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溫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為雨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幽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溫舅曾於江淮為親表櫻楚由是改名馬庭雲又每歲舉場多借舉人為其假手一作多為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

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

末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焉大駘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

已而容之

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

在班行者恥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嶽魏夫人壇羣僧調之乃自願仆

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衛也已

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

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憚死失志隱峰取去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勣暴橫鞭人之脣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沈於墓頤津也崔氏女末山尼

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況冶容誨淫者哉孫榮舍人著北里志敘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

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藜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奈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聚之子禕之姪文章秀麗精  
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離莫知  
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  
不合進取以此阻之後於裴贊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  
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  
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  
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  
咍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甌賦其警句云董

雙成青瑣鸞鷺啄開珠網穆天子紅韁馬解踏破瓊田  
又有鄴郊賦敍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  
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四